

第陸集下

點石齋畫報

尊聞閣主署

放下屠刀

京師東直門外有旗
人某甲善放線
鎗百步以外取飛鳥如探
囊取物百不失一
也一日天將晚復提鎗並携
六齡幼子開步郊外舉
目眺遠見榛棘中有一小狐蹲
伏羨鎗、不響異而視之
火藥由後出擊倒其子傷痕偏
體昇歸醫治並失願嗣
後不再獵禽人特患恬過不
悔耳苟知過當悔
過則立地成佛者只須
放下屠刀也好
殺生者宜以此為殷鑒



Bj14C
884T
12

網

船

會

嘉興北鄉連泗蕩
 普佑上
 天王劉猛將
 廟為網船幫香火主亦
 猶泛海者之崇奉
 天后也
 淨家泛宅之
 流平日燒香許愿來往
 如梭以故該廟旨



烟獨畝

八月十三日

為劉王誕期遠近赴會

者扁舟巨艦不下

四五千

艘自王江涇

長虹橋至廟前十餘里

內排泊如鱗是日

奉神登

舟搖蕩遊行

午後回宮俗名

為網船

會云



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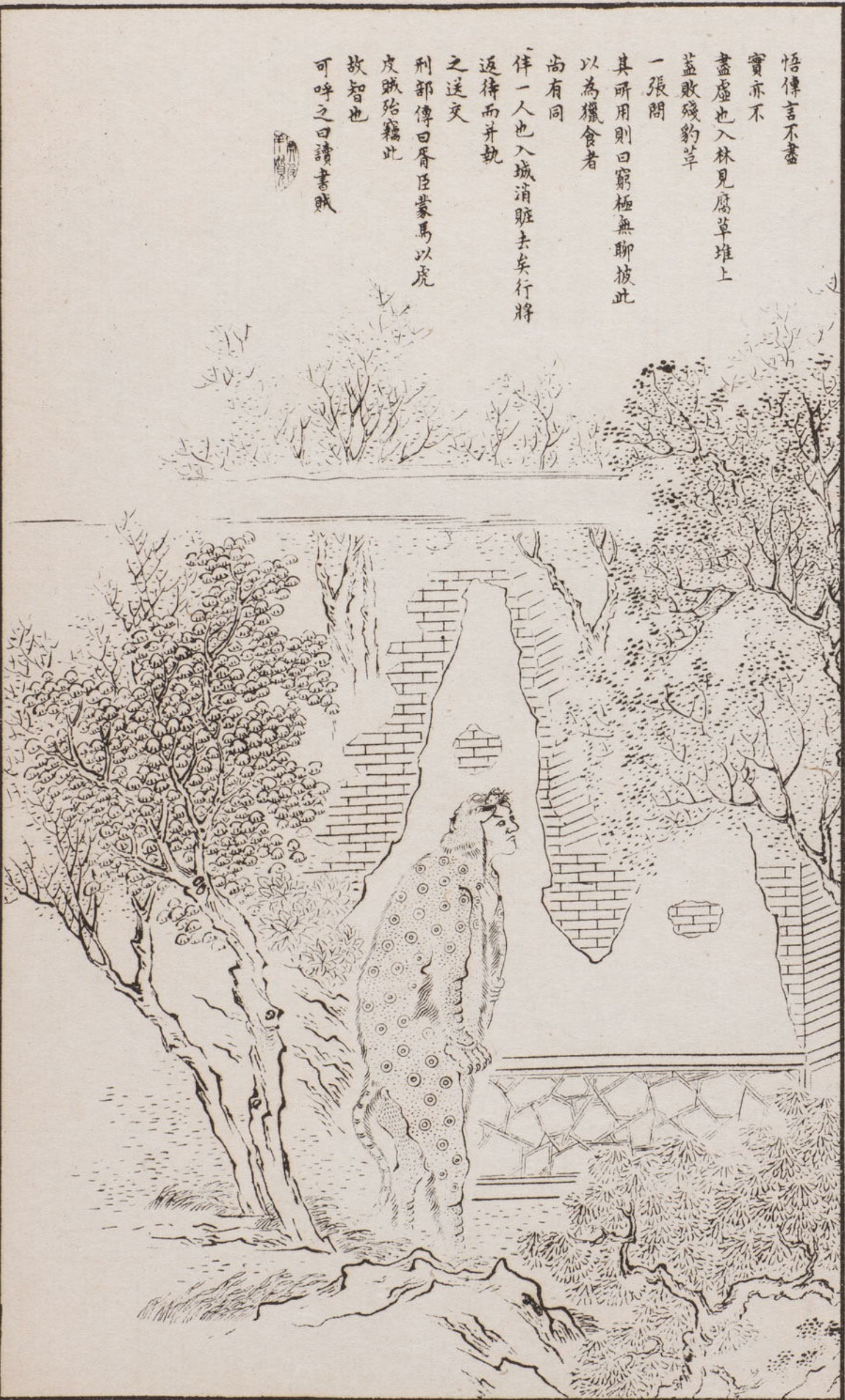
書

賊

去京師阜城
 門外十
 餘里荒草匝地叢
 林界天近日
 經此路
 者喧傳有野豹出没於是
 行者有戒心
 事聞於
 營汛率兵丁持火槍往
 搜捕比至不
 敵前突
 見一人由林中逸出方



悟傳言不盡
 實亦不
 盡虛也入林見腐草堆上
 蓋敗殘豹草
 一張問
 其所用則曰窮極無聊披此
 以為獵食者
 尚有同
 伴一人也入城消跡去矣行將
 返時而并執
 之送交
 刑部傳曰昏臣蒙馬以虎
 皮賊殆竊此
 故智也
 可呼之曰讀書賊



心 慈 自 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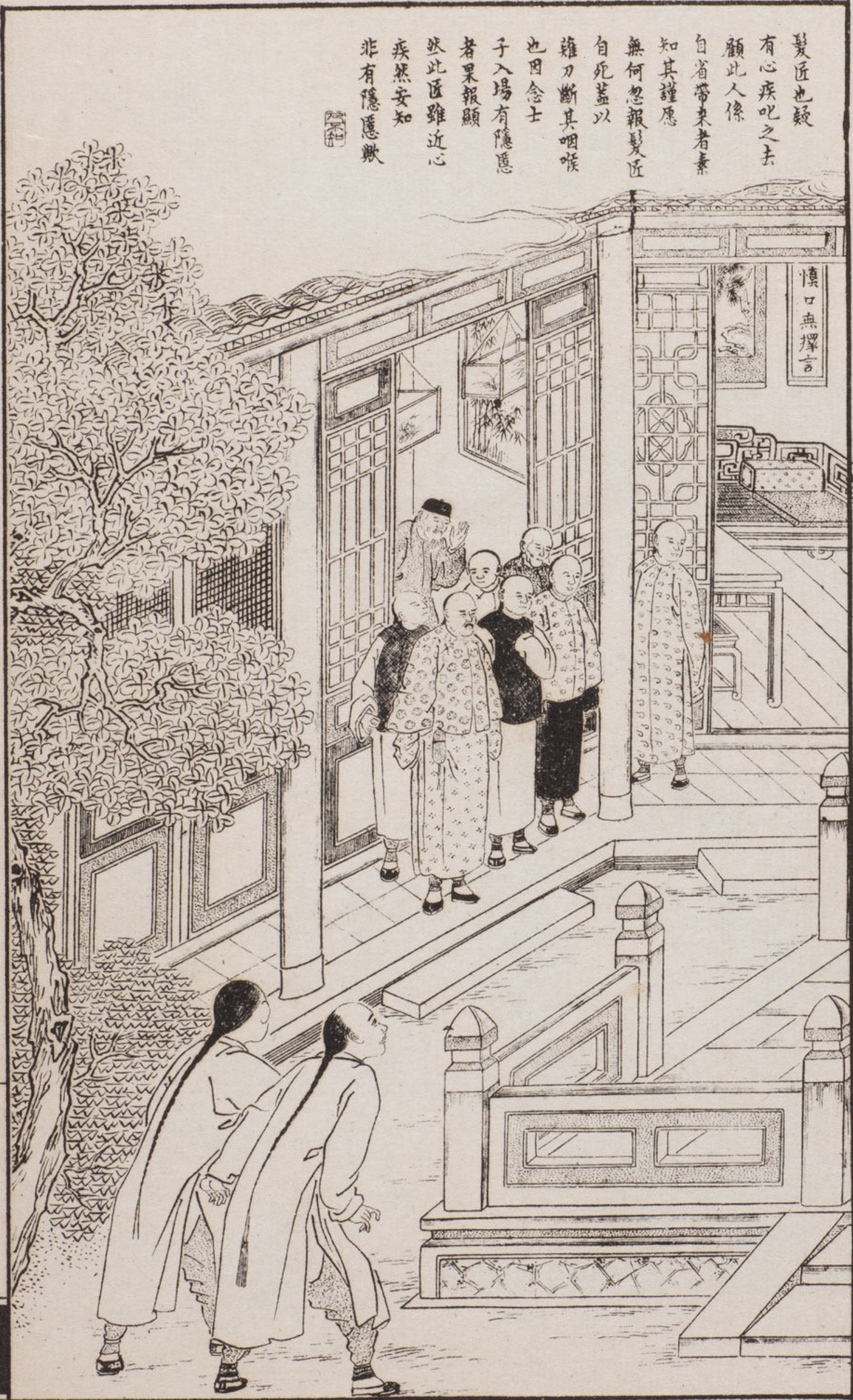
州縣衙門中凡
庖廚裁縫
雜髮匠等皆稱
官亦在官
言官耳鄧縣朱
明府一日
正在簽押房檢
視公事忽
一人叩頭泣訴
曰京詳已
轉某罪當誅第
在大老爺
處伺候久無過
失若得聞
一線恩改流後
即是再造
視之則署中雜



馬子明

髮匠也疑
有心疾叱之去
顧此人係
自省帶來者素
知其謹愿
無何忽報髮匠
自死蓋以
難刀斷其咽喉
也因念士
子入場有隱患
者果報顯
然此匠雖近心
疾然安知
非有隱患歟

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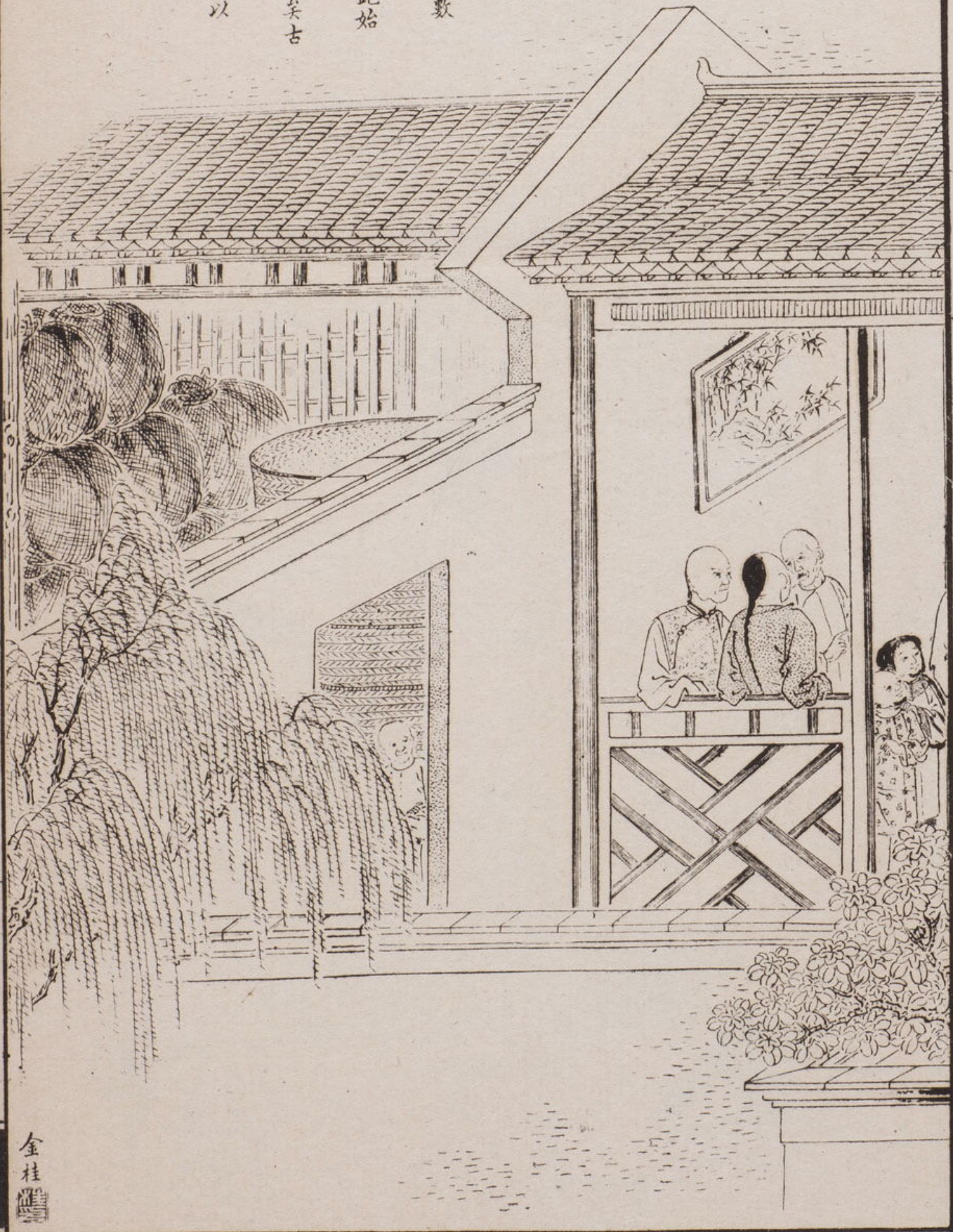


狂 瞽

醫卜星
巫各挾一術
以自餽
其口而其利只求
人家多病
其業不相謀其事實相
比江西楊
家廠之錢米舖某甲所開
也家道殷



寶有子愛如珍寶忽
患病延醫
無效於是問卜召巫相
繼而行門
前來一醫者自稱得節
山秘術十
日可愈病酬錢二十千
該舖允之
此即所謂星也在家供
設東星象
某、召之來某、退之
去一似星
辰之可以惟命是聽者數
日法事畢
取錢去而病仍不起至此始
悟為所愚
嗚呼醫卜星巫由來舊矣古
人詣其精
不炫其術令人竊其似以
養其生此
中相去天淵耳於四
字何尤焉



豐

城

劍

晦

南洋有島
名柔佛閩人
某在彼耕
一山園新得一傭曰黃
經粵人也
年三十餘面色帶黃髮
帶蒼筋骨
外露而兩目炯炯有神能



於黑夜而
晦見物於尋常之外為
人口吃寡

言語落：不與同伴
合人以此

蔑視之凡苦工悉委之
一夕有羣

盜入園主室財帛衣飾任
意索取同

伴悉數蟬伏不敢聲盜將
行前者噉

然扑羣盜舉火逼視僅一人
手制短棍

截於道盜大舉圍而攻而若
人聲東擊

西疾如風猛如虎眾皆披靡
盜知不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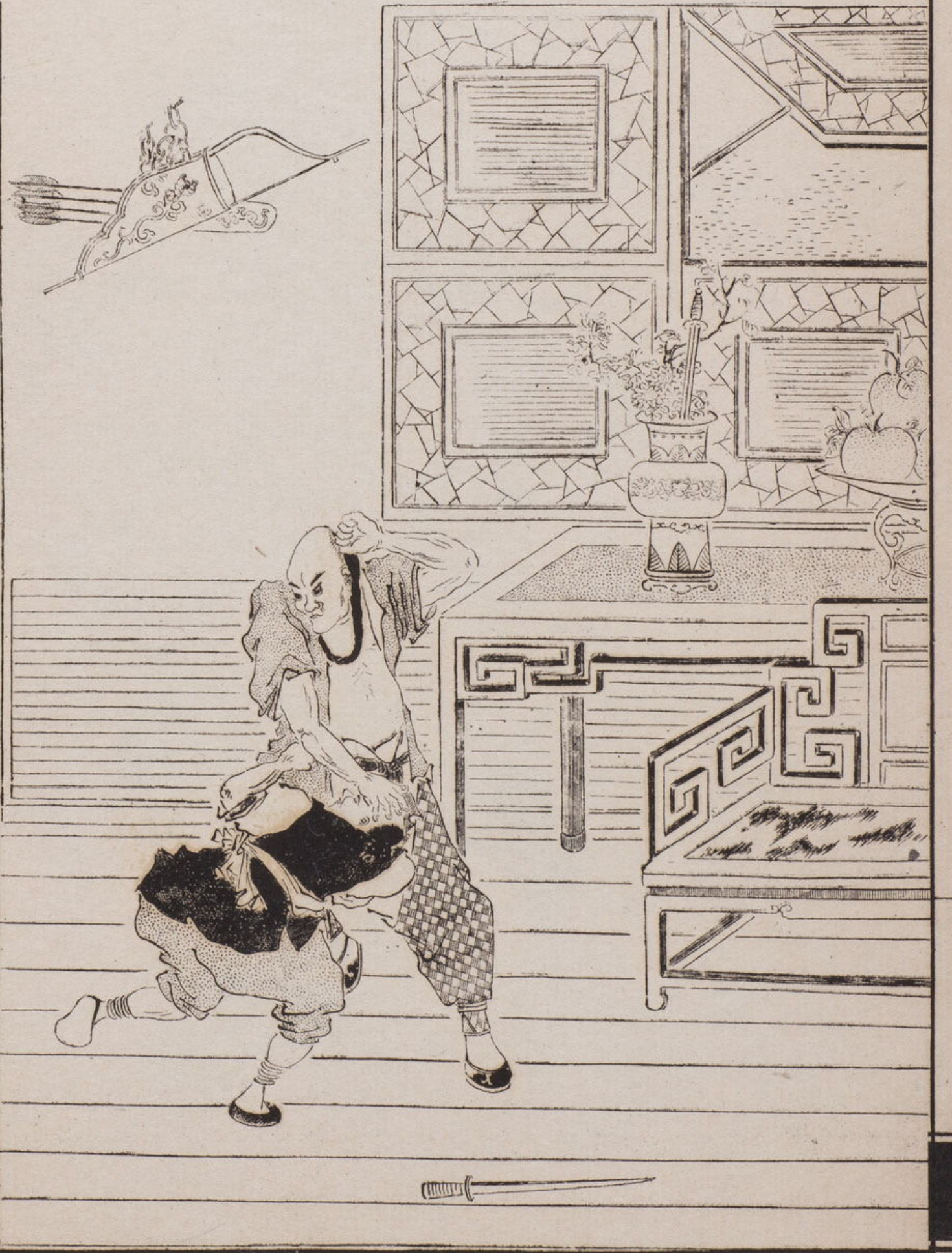
願繳贖物貸命若人許之時
眾工稍

從門隙竊窺則見敗盜者非
他人即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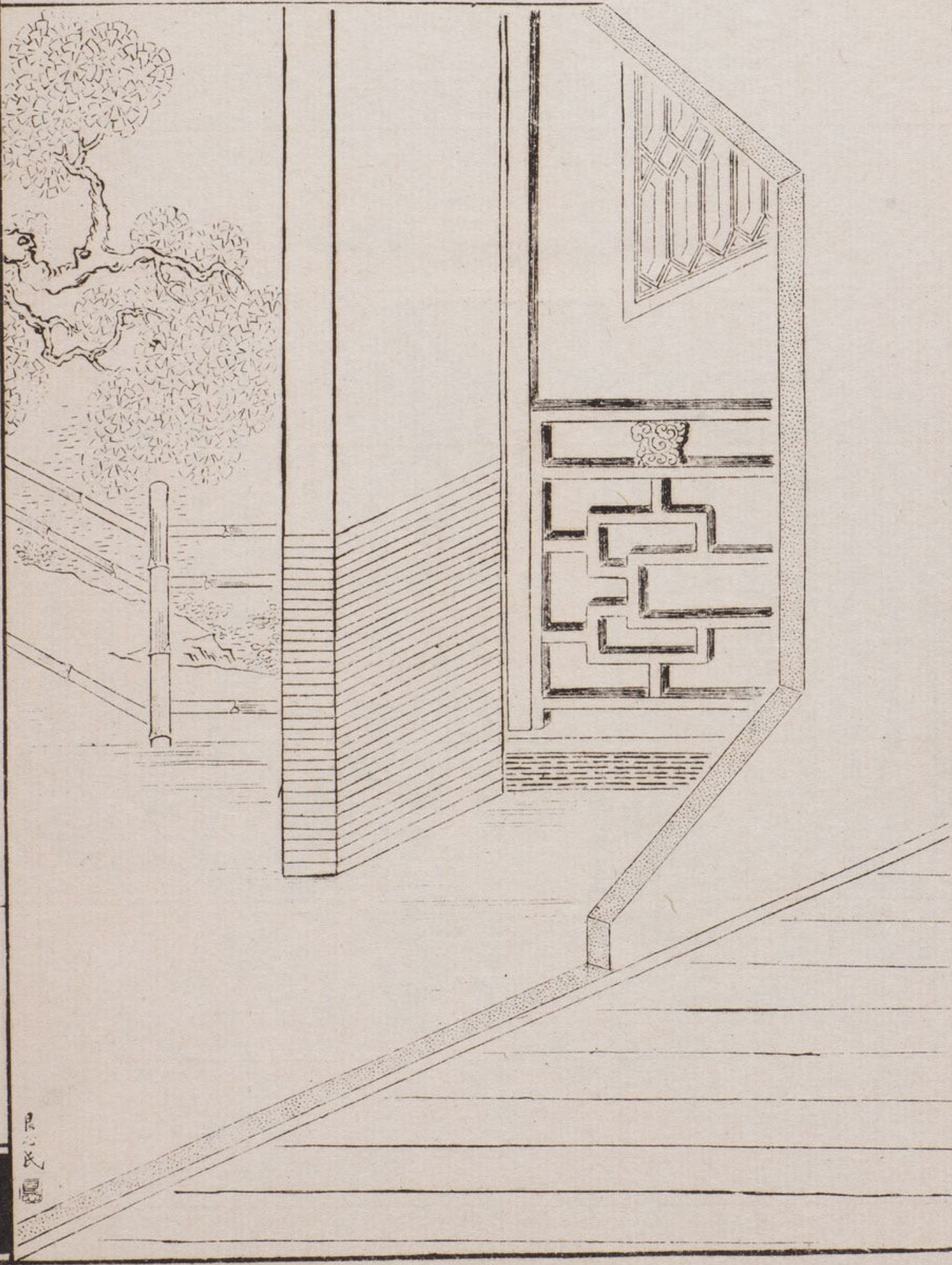
經也奔告園主園主喜置酒
慰勞半酣



舉孟告衆曰某少時
 遇一武師
 勇冠華倫以其強占
 鄰女為妾
 而又置之死女父母
 畏其鋒不
 敢與較某不平冒死
 與鬪力極
 已被擊落五指蓋某
 頂重如山
 壓幾殆矣幸發奉中
 其膏負痛
 備稍懈緊逼之頭拾
 落刀刺死
 之亡命走他鄉十餘
 年無以為
 生不得不借徑於綠
 林彼特鼠
 輩耳受創去不敢再
 來某之所
 以來此者悔過冀保
 首領但不
 知蒼者容人晚蓋



否也言已
 聲淚俱下嗚呼身懷
 絕技而無
 一人一日之見知脫
 不遇鼠輩
 則將派焉滅焉而終
 無一人一
 日之知其根底也讀
 無以為生
 不得不借徑於綠林歎
 語足為負
 絕大本領者同聲一哭



頂上圓光

杭城某公館之火
赴親
申家喜延師為時已
三鼓
更深人倦漸就睡
懷中
抱有小兒手執安息
香
上有大、當風生
鐵引
與廉頃刻皆著一時



耐青金鼎作

乘者
肩者皆驚慌無措幸
是處
為學院轅門巡
夜兵
丁協同撲滅語云
星
之火可以燎原此
真星
星也一或不慎遽
爾肇
禍然亦睡魔有以
引之
也大其倉皇矣



洋油可畏

浙之溫屬瑞安縣有某甲販洋油零售以為生一日時已及晡開箱取油偶一傾側遺於地板而襟袖襪履之間亦所不免急於燃燈取火在手而袖口遽被沿着甲手痛棄火在地而地板亦燃心慌意亂舉足踐之而襪履之傳染如飛故雖經人撲滅而火毒攻心越日即斃僕新得一法親戚家亦以洋燈墮地室中皆大該室近庖厨主人即取窰灰糝之立時消滅僕既嘉主人之有急智而亟告點洋燈者宜預儲此物以為備



凌虐拐孩

誘拐孩提販賣他省屢經大憲嚴禁嚴辦而此風不能絕良由十案不破者九即破去地方官憚於申詳加之責之滿月釋放故若輩益無忌憚此非地方之福亦非地方官之福也向使失孩之家單傳一脈則其所關者為何如就使子非獨子或為女被拐之後亦未火遠死而責作奴隸焉而淪落烟花馬朝鞭夕罵之苦百倍於其父母此意中事也洋達觀泊不知如何結局偶一設想苦何可言即如滬北保康里第五弄庚有中年粵婦陸續買得男女五六口氣使威逼鞭打無常諸孩體無完膚哀哭之聲致鄰里不忍聞若得地方官澈底以究之則造福於該孩者何限更得申詳送省上憲必不寬貸懲一儆百則造福於未失孩之家更何限但不知治其地者何憚而不為也



善人有後

據九月初一日報章登
鎮江南鄉
有某翁素忠厚饒於
財以無子
故撫姪為子翁之妻年
踰半百近
忽懷孕姪甚之賄令穩
婆生男立
殺之穩婆感其財臨舉扼
孩腎囊以
徇此前半節言也後半則言
兒因厚險
為盜棺賊盜取衣飾有客經
過兒已啼
哭有夫在旁斷髮衣導客
抱孩以送
之歸姪夫婦為雷擊死穩
婆自首還
銀獲免云一僕竊疑之女
子十四通
經其數七至四十九而絕繼



極強盛徒
不聞半百以外而猶
懷胎者賢
子已破命根已絕
雖閻羅不
能返之使生其啼
哭之際未
知賢子曾否完好其
完好也孰
與施治之情節支離
可決其事
之必無惟標題曰善
人有後則
可以勸世因繪圖
以徵暗圖
產業而存心
不良者



撫署獲賊

江撫德晚峯
兵出轅故
署之四圍添派營兵駐
守昭其慎
馬乃八月十六夜更鼓
初鳴月明
如畫上房忽報拿住一
賊司道齊
赴轅門傳差弁營兵詰
之皆云未
見提賊鞫之忽稱由前
門進忽稱
由後垣入雖用嚴刑所
供游而不
確前江西藩署中有皮
箱失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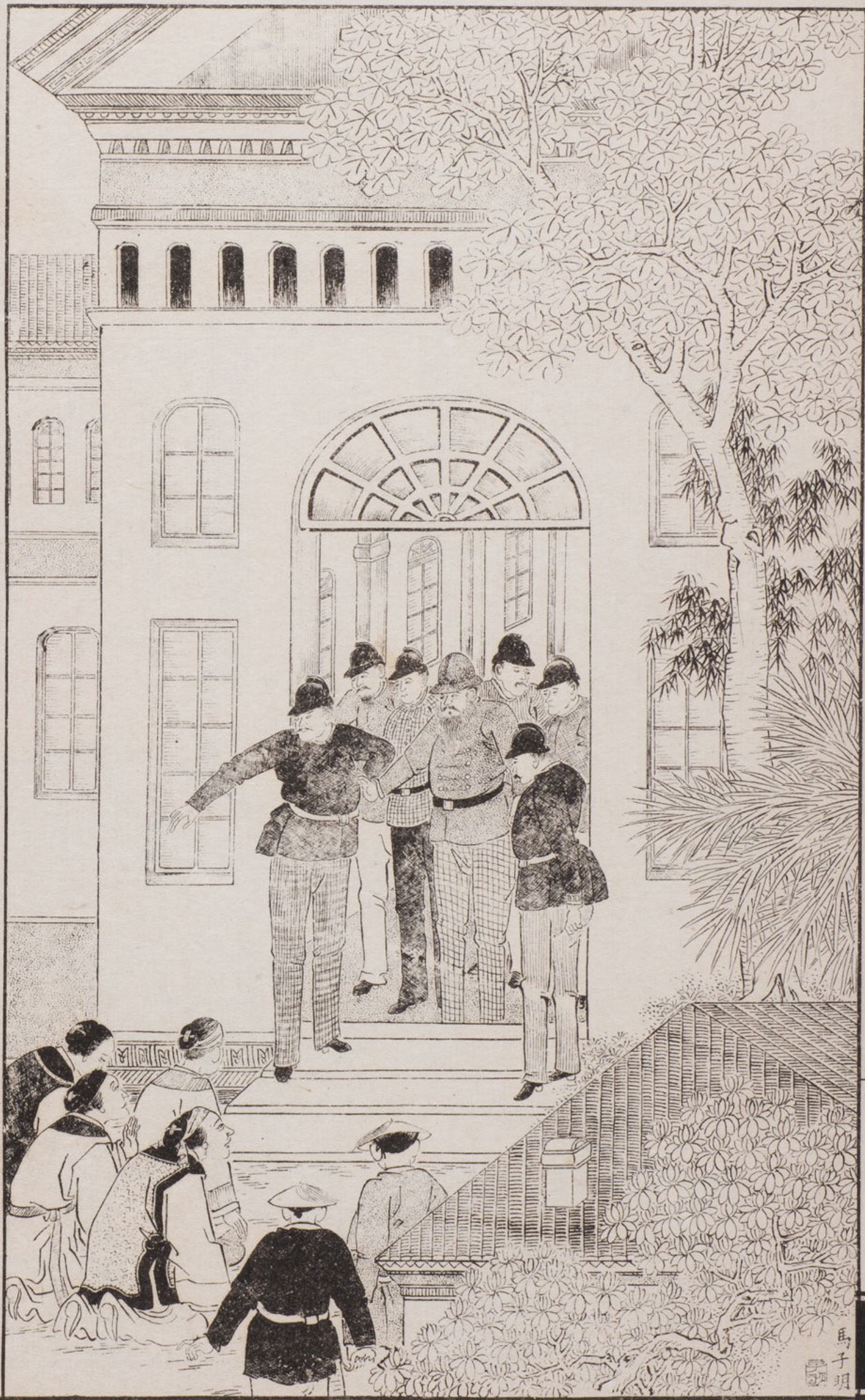


事經新建縣捕役因他
案獲而破
賊何以畢集於江西也
沉乎大憲
衙門闊仿何等嚴密而
賊之出入
也竟無一人之見聞差
弁自知詞
窮理屈乃委其過於情
人頂替頂
替固不得為是而豈盡
屬上木偶
也且賊之意向在獲利
紳士之家
詎少蓋藏舍易就難豈
所謂不當
王非敵也乎嘻異矣



世產派捐

初三日英界公堂案載鐵路
大橋北為
美租界再北川洪洪一帶為
中西交界
處近由工部局派捕往巡議取鄉
民住房四
季捐每季每間出錢二百二十文鄉民以
無力辭令
婦女三十餘人投案申訴夫使此地而既
入租界也
則一切捐項自有定章抗之無可抗也
設猶是我
土縱與毗連萬難越畔我居我民捐
於何有爭
之無容爭也惟是華人屬美國者既遭
其荼毒難
保美人在中國者不肆其侵凌怨毒愈
積而愈深
困無不亨尚靜俟天心之來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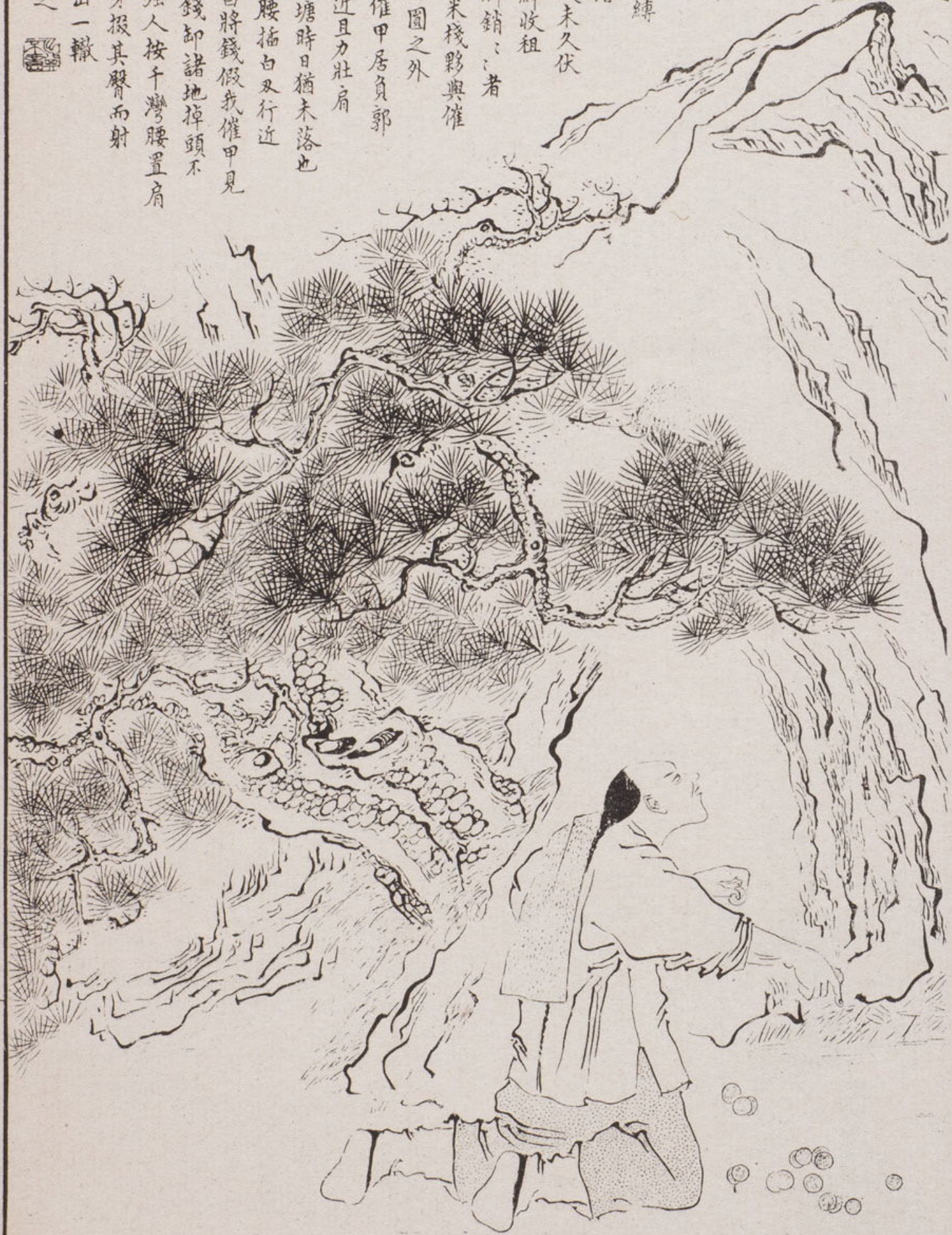


巧謀避劫

丹徒以西皆
山麓有地名曰
分龍岡
達句容縣境
近有句容
人某甲從揚州
歸懷藏
洋圓信件行
至該處遇
一壯健
匪徒手執
火槍喝令止
步日出汝
所有濟我
無不則不
利毋貽後悔
甲有智



不與較出洋
傲懶於地
匪喜置槍拾
洋甲出
其不意飛
足中匪要害奪
其槍呼救近
處人紛集助縛
送官猶憶同治
初年蘇城克復未久伏
莽未靖有某紳收租
催甲年終算腳錢者
按畝所取之力米錢夥與催
甲剖分之除洋圓之外
餘錢七八十該催甲居負郭
不滿十里恃路近且力壯肩
錢出脊門走官塘時日猶未落也
靚面束一強人腰插白刃行近
手拍催甲肩曰將錢假我催甲見
有利器即將錢卸諸地掉頭不
顧向西便走強人按于灣腰置肩
上催甲疾反身投其臀而射
諸河兩事如出一轍
故連類而書之



煽民為惡

游方僧道裝綴癡癲
形狀經行屢
市哄動一方情節本
殊可惡而又
有無知小民聽其
談而揚其波
彼乃公
然自命天
仙活佛
居之
而不疑
皖城
西門
外來一
羽士
自稱能知
過去
未來事造言此間
不久將有天



災好事者圍而詢
之則又以天
機不可洩漏對惟
符籙可以禳
解給符一道必輸
錢十三文數
日之間賺錢不少
似此鄙陋粗
淺亦竟有人輕聽之
而輕信之克
其伎倆未始非變逆
金田村之故
智而庸民社者每視
為不急之務
也此莠民之所以日
出而不窮也



雜匠受罰

一歲分建十二以月
為名而惟中秋
之月為最皎潔故古人
有月到中秋分
外明之句蘇人於是夕
必設瓜果餅餌
焚香為月壽雜時天氣
不寒不暖衣服
單夾皆可御入夜親串朋
友互相往來謂
之走月他省風俗不必盡同
度亦不甚相遠
廣居香港華人是夕小孩
子剪紙燈以為
戲燈上雜繪諸色聊以
娛孩并無他意
有妓院之子持燈舞弄
上畫雜頭擔一
付為該處雜髮匠所
見髮匠以為侮
已邀同業數人入妓院



毀器具吵鬧不
休致遭巡捕拘去罰洋
了事該髮匠何
量之窄也雜繪可觸
忌諱則開浴室
業穩婆就其平日所
見何止千百將
閉目不睹耶抑逢人
為難耶靜坐
一思富亦自嘆其
無謂之極矣



假 官 查 私

皖垣狀元府側有醫生某
操術
未精而負累頗重乃
遂因
緣匪類以行不
法事
非一次矣鄂
人某
甲販小錢往
汴經
皖城被醫生
偵知



遞來四人太熱導以
親兵
四名一似保甲局
委員
也者直達甲腐所
搜出
小錢悉數取去甲弟
泣不
肯捨出洋四十元始
返原
壁按此事與前報所
繪假
官藏私土一節相類
而相
反藏私以官也查私
亦以
官甚矣官之為用大
矣哉



畢命泥犁

田賴牛以耕牛恃犁為力農人馭之叱之一牛之力可抵十夫下益人事故上應天星也江甯西北鄉有農佃某甲驅牛下田扶犁欲耕而安放鉤貼牛忽前蹄高舉勢將奔逃犁頭未入泥中其力尚輕隨之而起農夫懼其逸也急挽鼻端之繩以防犁頭迎胸而過胸為洞穿狂叫一聲血溢而絕此非牛之過也人自不小心耳



狀鬼

幼聞之父執某甲言甲有友某乙眼能視鬼而狀不告人甲本莫逆交一日令言鬼之情狀固求之不獲解曰鬼無處不有巷口街頭莫穢不可近之處尤擁擠如市見人氣蓋軒昂招搖過市者笑臉承迎如不及而遇寒酸悲苦之人則閉目掉頭若將浼己人與人過道寒酸則竊竊然聽之先及不得意事便以涕唾揮其面後言某年大獲利則即揩鼻涕唾作揖長跪余識之稍長知為腐言令報述温州之縣城殿巷有成衣匠名進園者一夕方睡聞有人行走聲疑是賊覓燭看視見一夥跪地一徒跪登大呼之不應曳之不動此類然後醒兩人皆言見一鬼氣馱可畏罰使長跪嗚呼是鬼也則又易論而為驕矣可見炎涼之態深入骨髓至死不能一日忘而又換之以為用則其在生之日奉為金科玉律者更不知若何景象也有友在旁接語曰君自不知觸日皆如斯



鑣 師 鑣

北方土地高厚人之軀幹亦較南邊為結實其膂力過人者精習拳棒投入鑣局為經商北省之家保銀化買往來不失事亦猶洋人保險意也此來北上者多附輪船以去此風亦少衰矣而東豫晉陝諸省所歷多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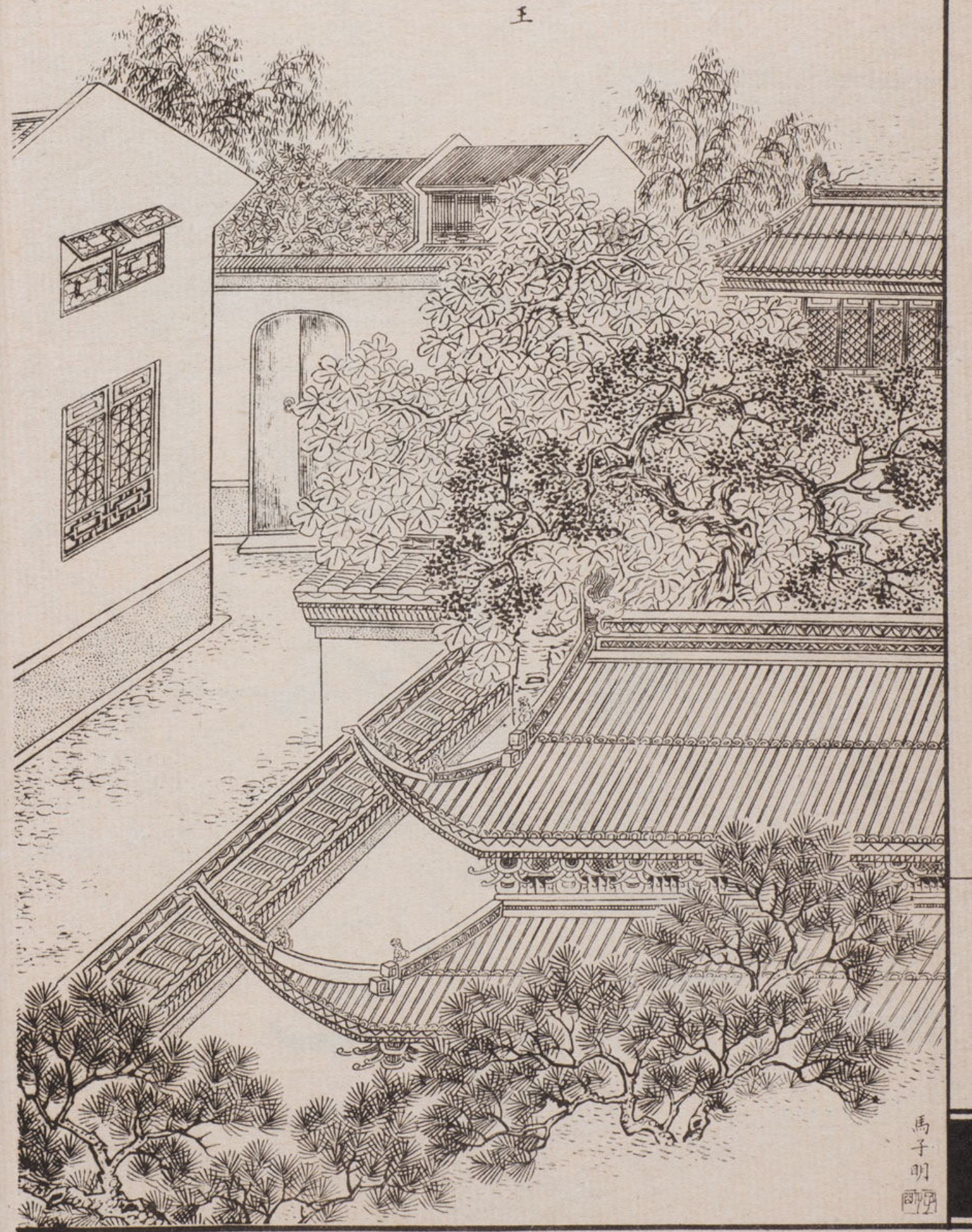
田英行

道仍賴若輩挾之而後行蘇城閭門內穿珠巷一帶房屋雜瓦礫中宵小易於匿跡日前有未店學徒持洋八十元經此為游勇攫去學徒哭喊得鑣師追趕獲一鑣適中游勇手洋遽墮地取以送之歸然則鑣固不可以不獲也惟其得手時乃有益於事



風流學博

山左某縣
儒學署之左側有妓王
二妮
居焉學官
某過訪之津水盈
如七
夕銀河一
任牽牛過渡從此
得間
即往踪跡
頗密為日既久夜
合資
積欠累
龜鶴不肯以皮肉作施



馬子明

捨索
饋於首翁
盤而苦無以應
龜鶴
不甘心乃
倡言於眾合縣
諸生
大以為恥
是真可恥也而議
者歷
引馬融
帳謝太傅東山故事
以嘲
之語妙雋永絕倫

蘇



西樂迎神

西人無事不用樂以予所見
團兵會操也死喪出殯也春秋兩季
之跑馬與夫官員調任到岸之時呼
唔亦自可聽節奏之疾徐繫以足
萬足齊舉如拍板然通則通商埠頭有力
而好奇者聞亦濶用之今年重陽令節粵
人之經商



子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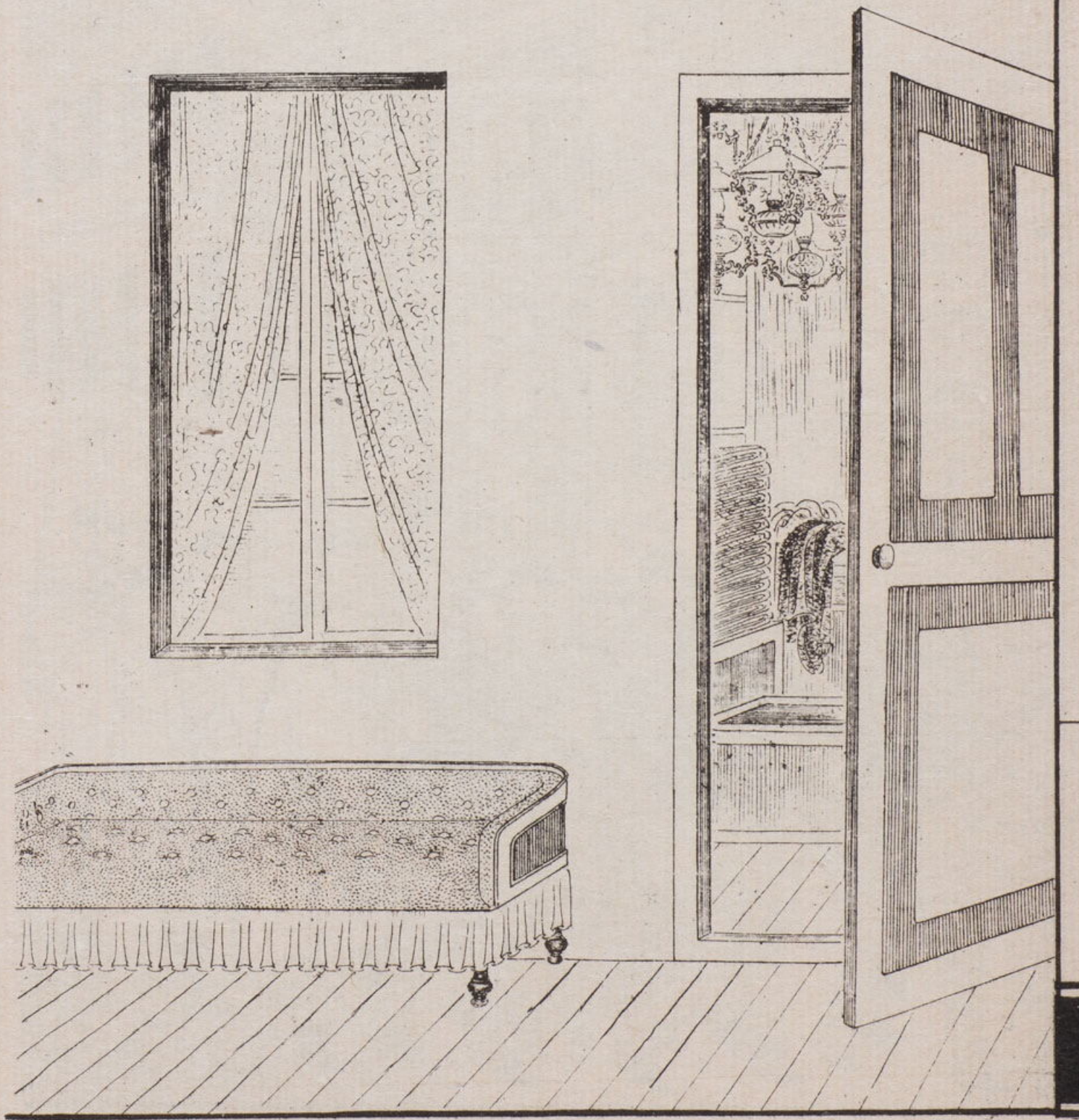
腐滬者咸赴天后宮迎神賽會
除旗鑼扇
傘外亦用西樂一班隨之
行夫邦用
英禮春秋殿之竊為
讀書明理
之君子所不取

子明氏



從容肆竊

申報譯香港西字報
載有
泰興洋貨舖失竊一
事云
該舖於禮拜六關門
較早
賊乘間混入其中晚
間不
遠行竊而在櫃檯上
高臥
一宵紙張為被機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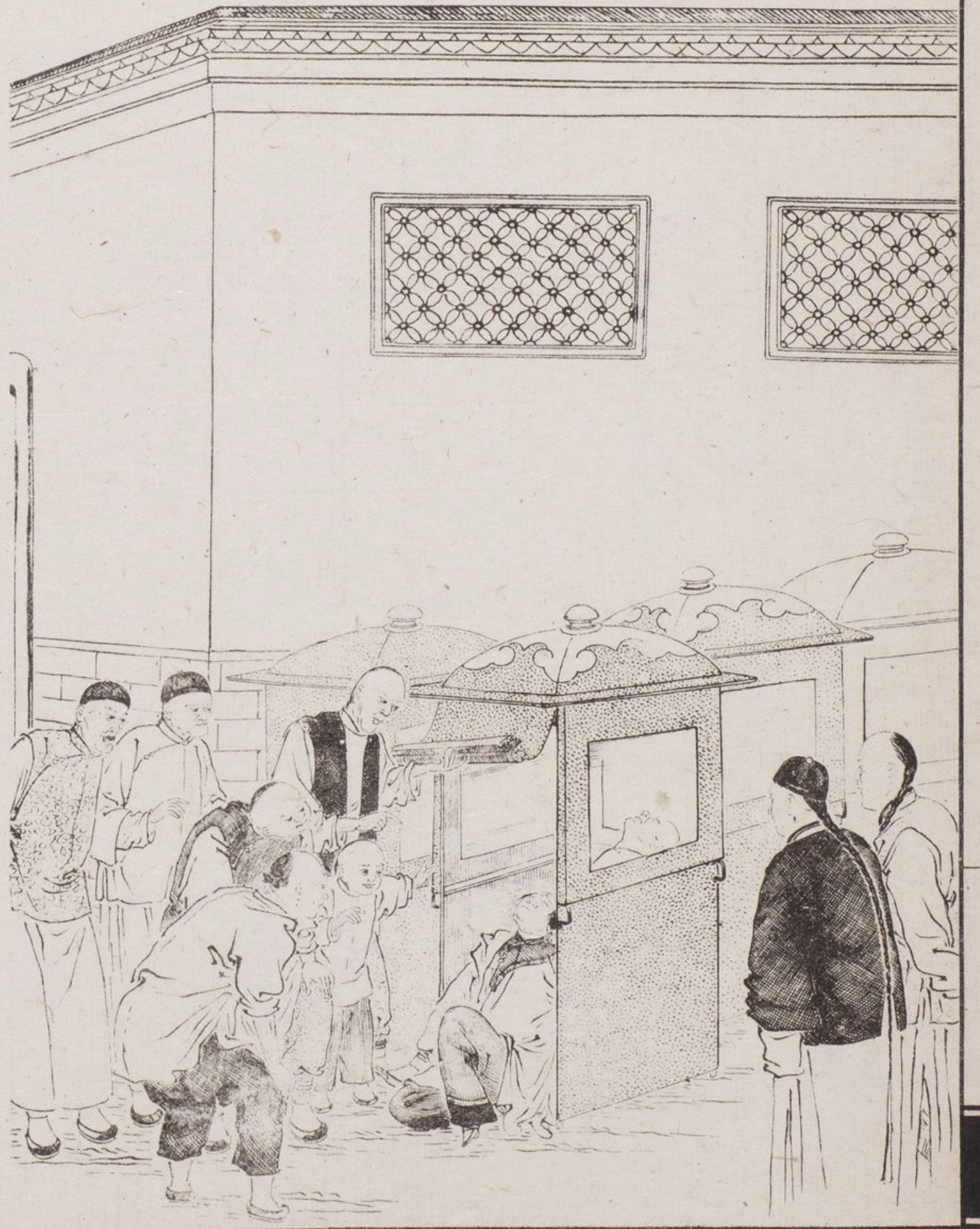
枕痕
跡具在食物則攜以
俱來
者禮拜日仍宿其中
各種
器具間有移取而又撬
開寫
字台抽屜括取銀洋一百數
十元
至禮拜一清早以一繩
縋窗
而逝惟是賊之去也
有跡
可尋而賊之入也竟
無一
人知覺者在賊為利
市而
在該舖未免
糊塗



雙覽輿

中

浙省甯俗之開設輿
行者其騷
散置街衢間朝夕不
收向來如
此江東高家堰亦速
八月之杪
人見輿中坐有二人
一男一女
逼視之皆已死男年
約三十餘
身穿藍布小衫褲
女服月白
竹布衫年亦相等塗
人哄動觀
者如堵經地保報驗
標簽以待
其家人之識認而議者
遂紛然也



私情兩字自是口頭言
語然安知
非舉案齊眉者貨春不過
臯伯通顧
惜顏面遽爾出此短見乎
事無確證
無非臆度之詞而其情好
之肫、至
死不踰從容以殉其情景
亦自可憐



土 匪 猖 狂

浙省
兵燹之後地廣
人稀
富道以土著不
足盡
地利招客民與並
耕客
民多乃悍與土著如
水火
遇豐稔刈獲即載之以



去稍
遇水旱即紛報荒日前
杭州
富陽縣客民亦以告荒大
鬧縣
署據迷糧致拆毀庫房搶
去帑
銀二百兩已屬駭聞而於
潛縣
署則又被盜劫掠一空報
失數
目約值式千餘金縣官致
遭反
縛百般凌辱目無法紀一
至於
此由前之說髮逆之餘波
由後
之說海防之流毒兵革之
禍速
矣武勝殘去殺期之百年
夫子
是之有以夫



白晝搶人

八月之抄京
師東便門有車一輛被門軍
攔下中
截男女各一
口先是門軍見御車者頭戴
紅纓帽
由城外飛御
而來將及門：軍聞車內有相



聞聲止
前盤問則御
者先行逃竄而車中之男抱持
一女
口有絮填塞
不能言代為取出始得狀
蓋此女
本京東良家
女被此男強搶而來者
嗚呼輦
較之下乃敢
橫行不法至於如此
之極可
謂賊膽如天





美人肇事

日報載虹口地方有美國
 人二名持洋槍
 互相轟擊幸均未受傷為巡捕
 拘解美領事署
 審訊審得先放者槍中無子身在
 所居閣下內後
 放者在路上判罰洋元累分多寡
 以示區別如其
 無力各令監禁而時日亦有短長而其
 以致事之由則
 不及一言依然一個悶葫蘆也

田氏子琳

老蛇為祟

蛇水族也宜居草澤而
 頑垣破壁之中亦時為
 窟穴人見之輒為驚恐
 其毒也乃湖州府城中
 有老蛇已成妖據述白
 書現飛往東市屋巷少
 惟所惡作之輒作耗某
 姓茶食店之餅師一日見
 餅上有一小白蛇俯首偷食
 月餅順手取刀砍之斷其
 尾寸許而蛇失所在餅師知
 之他不知也翌日售出之物
 志甚遲中與棧不可食
 爭競者雖此天錯於
 門者亦即影以宜
 若竹是知為蛇所為
 惶遽伏罪乃已竟
 腔戲劇有白蛇
 傳此豈其苗
 裔耶



田英作

欽命督辦欽廉防務兼辦瓊州客黎事宜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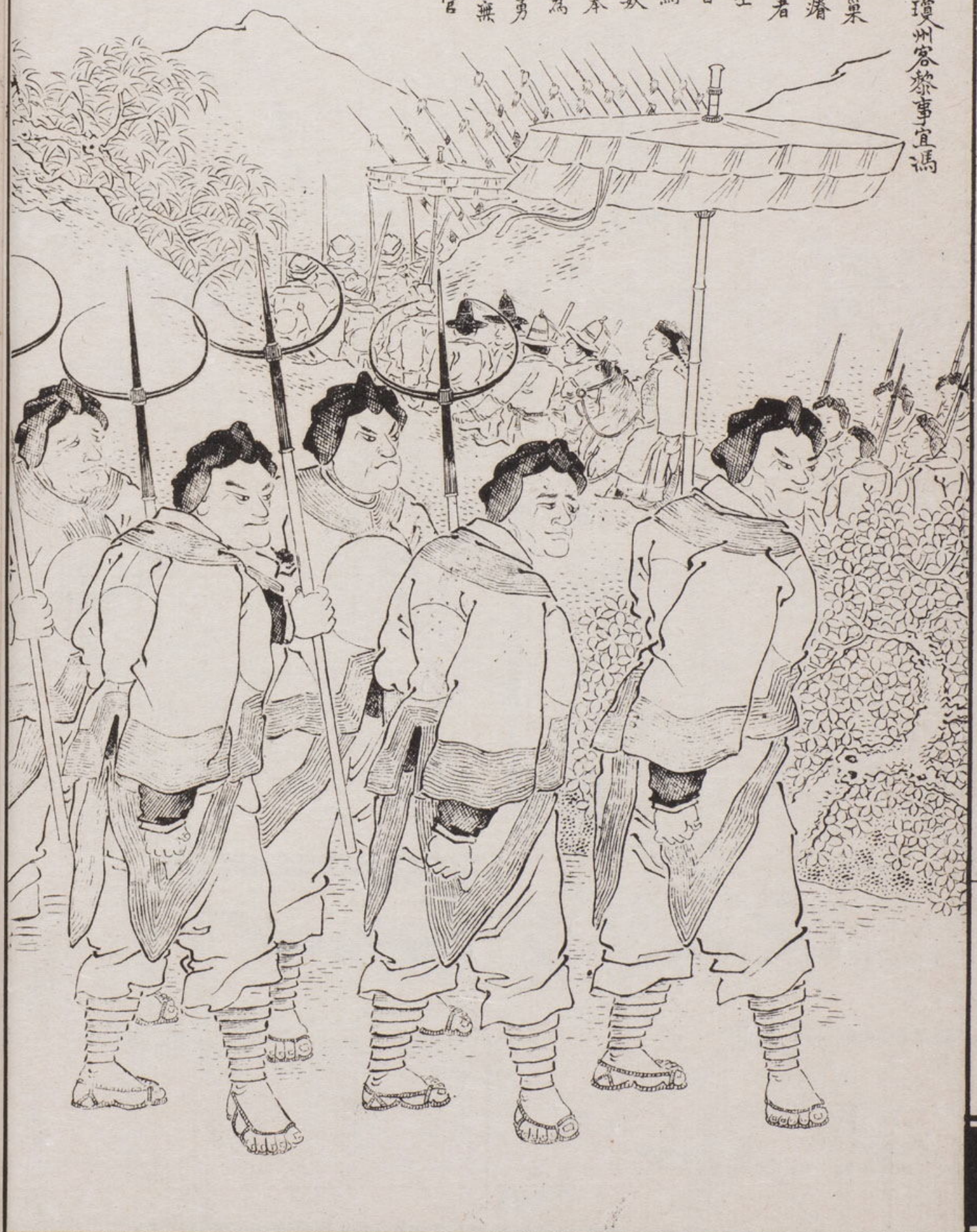
瓊州一府孤峙海南黎巢
其中民環其外地瘠而瀋
民弱而情其為地方之害者
一曰客匪一曰黎匪前代生
黎榛莽荒陋為患尚輕百
年以來熟黎與民人習為
狡黠生黎漸稀出巢益數
近則客匪游勇散入其中奉
惠州客民陳鍾明陳鍾青為
總頭合生黎熟黎客匪游勇
為一夥四出劫掠全瓊遂無
安枕之日舊時駐瓊文武官
負進剿未能得力粵督

張奏請

飭派統兵六員六舉激辦

嗣奉

旨着馮子材督率各營赴瓊
相機辦理欽此軍門受
特達之知膺海疆之寄
諒此一役望立功高矣
矧茲小醜其敢當我
大軍哉出檻車以獻



穢磨盾墨而書勛
予小臣拭目俟之



中外好會

光緒十二年
七月初五日
各國使臣率
領參贊隨
譯等官至
總署謁見
醇邸禮畢入
座各進頌詞
一德國則德
美日本英比
俄法知使臣之
姓則已田羅華
維拉憶來等
頌詞畢請各
言志以次對
而辭氣有同
有不同最淺
醇邸答之日
各國雖言語
不通風俗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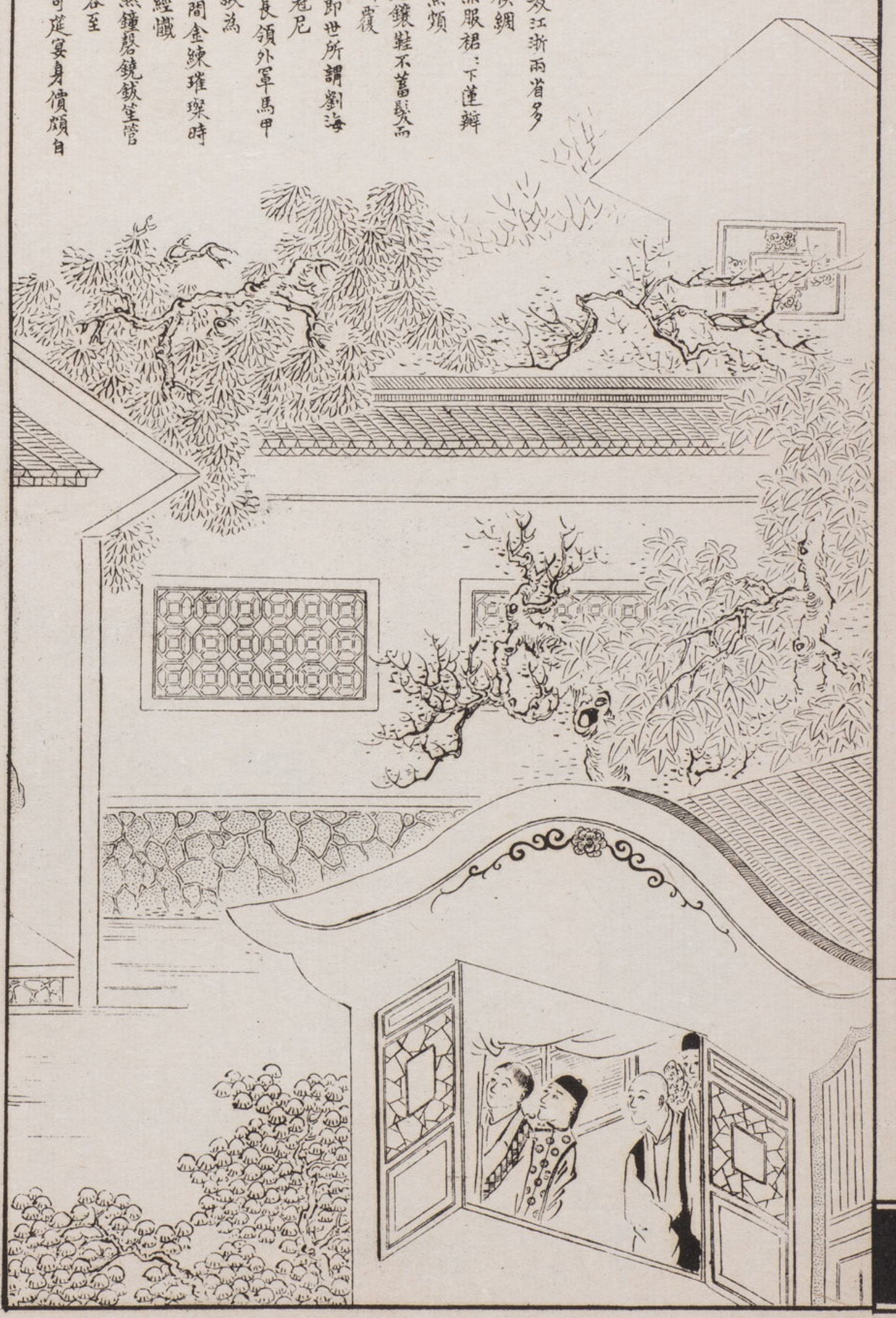
禹子明

異皆係開闢以來天地間之人
通商之始自然彼此不能融洽
現在交好既久風氣日開惟願
大國守小國以仁小國事大國
以禮大國與大國交涉以誠送
比大國無侵略小國之事小國
無干犯大國之端永志于共
敦和好各國兵事自應精練
專防本國亂黨各處毋得干
戈相尋有嫌隙者固可求化
其心無嫌隙者不可妄生疑節
各成禮義之邦共享昇平之
福祇此舉一數語不啻提各國
使臣之夙骨而對旋之如雷之
震如日之明如春風之祥和如
秋氣之嚴肅要且維新小
邦詞氣鄙骨之使君所能望
其風規乎



香軟紅塵

尼而兼妓江浙兩省多有之衣俱綢縮下體亦服裙下蓬瓣雖不裹小頭瘦挺着鑲鞋不蓄髮而四周茸皮履額被頭即世所謂劉海頂也者冠尼冠衣皆長領外軍馬甲皆以元綴為滾邊項間金鍊璀璨時露於外經識亦自嫻熟鐘磬鏡鏡笙管無不能容至可若話可庭宴身價頗白



高求歡好項極親密而不吝多金間有納為小星者叔後此風亦少衰矣浙江平湖縣北門外之太平橋有草陀庵中藏少年尼姑數輩來自嘉定頗俊俏地方幸少子弟乘興過訪而為無賴子所算大敗清興伏眉活菩薩真奈此努力金剛何



燕會盛儀

武會試既畢燕有事
各官於兵部以
大司馬為主席是日
黎明主考以下
官朝服赴午門謝
恩畢齊集金水
橋兵部官請赴燕各
官由東安門詣
部主席者迎於堂檐
下鴻臚寺官引
詣香案前北面序立
聽贊行三跪九
叩禮畢揖讓升堂樂
作武庫司官分
派花幣光祿寺官舉



壹酌酒授主席
主席立堂檐下西面
酌酒三巡揖主
考官就位正席獻爵
少退揖主考官
答揖揖揖知武舉副
都統各就位光
祿寺官分獻監試
等官酒主考
官詣主席前酢如
獻禮各就位
坐光祿寺官供饌
讌畢各官起
席撤鴻臚寺官復
引詣香案前
行一跪三叩禮主席
者送主考官
如初儀各官乃退



點綴昇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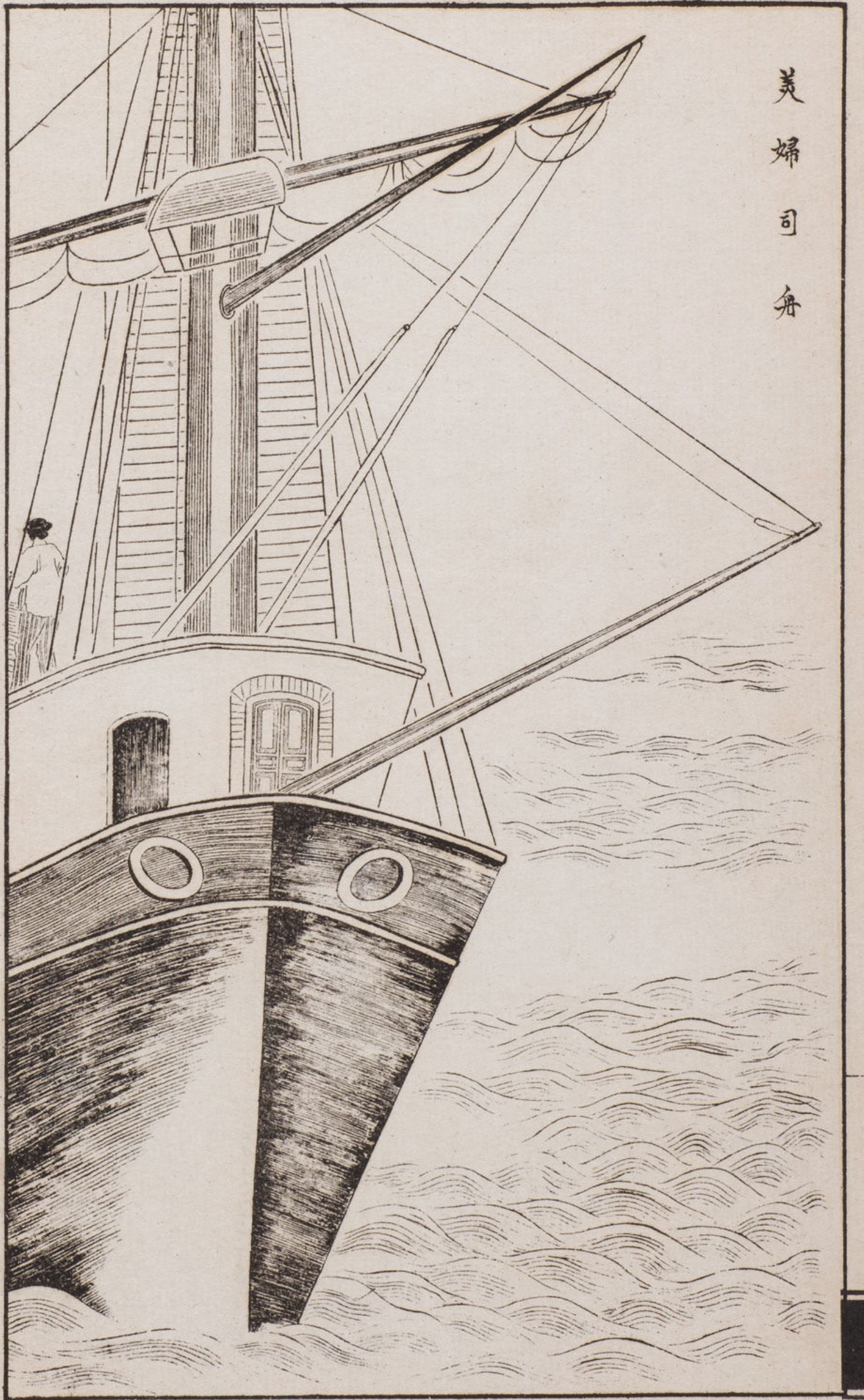
蘇城八景虎阜其一也出金閶不
十里宜用舟楫前逢五八
兩月城內外紳商士庶必相率往
游舟中
隨意點綴名花一二枝有
來自妓
寮者有裁自本舟者舟
不論大
小無花即點淡無色澤
其最巨
而最華者曰燈船日間
一字兒
齊泊治坊浜口一日無



極上燈
始開筵筍色齊奏
聲不絕
於耳筵半乃發舟衝
尾進往
夾山塘古里間自西自
東周而
渡始涼月輪白明星不輝
古人所
謂不夜城殆無此佳景也叔
復民力
彫敝不復原大憲病民窮一
切廢費
事皆垂禁故其廢之莫
敢舉也
今夏葉共業者聊為嘗試
另翻新
樣然亦不多偶觸所見恍
惚置身
在山塘七里間矣



美婦司舟



男女之

別中國為重而

其等級

之所判直將霄壤人

特習焉而

不覺耳泰西各國則不然

有幼入塾

男女一體故西女通書算者

為多矣婦

有名馬利以利亞八略者習海

程經緯之

學沙錢風濤山川形勢並行

舟事宜悉

得其真寔投考授上等司

舟之職現

赴某輪船總理一切而其夫

亦在該輪

船為大管夫夫婦共事一

船而女先

乎男易繫辭上傳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

於此事可謂鉄板註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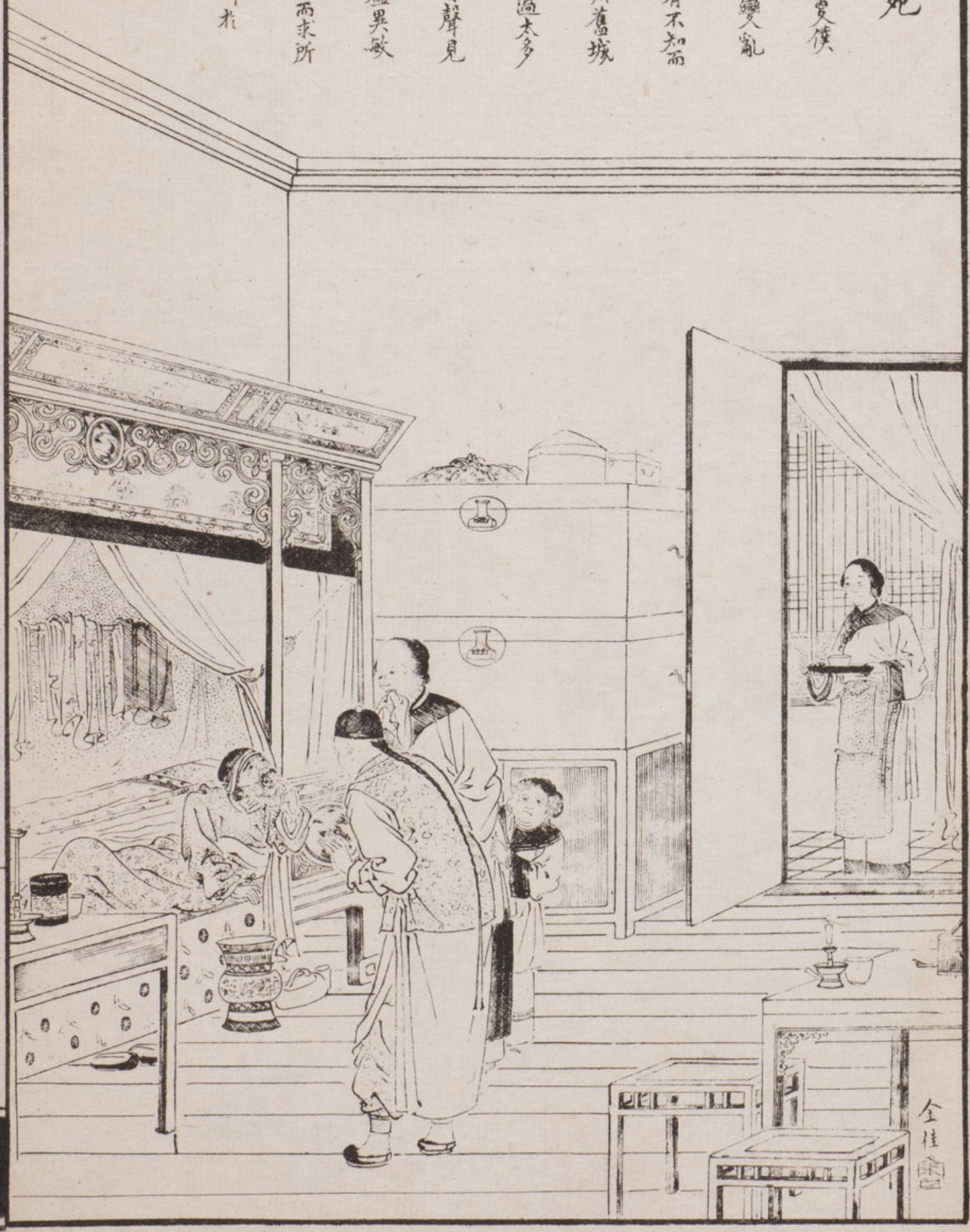
姻緣前定

世俗言婚姻事有月老為之撮合以紅絲繫男女足雖極雲山迢遞時事折磨而反履輾轉終玉汝於成願所謂月老為何人更所謂紅絲繫足之事誰見之而誰知之不可解也揚城某公館婢僕甚多危丁某甲今之妻也且猶主母知其未有室人擇陳姓婢與之甲卽年歲里居主母舉以告且曰人本揚產而購之東臺者也甲聞言頗疑甲幼時聘有室亦陳姓隨兵禍彼此離散聞避兵東臺無確耗合危之夕卽新人卽故刻書在東臺時合家貧不能存因縶身父母現住本郡乃歎姻緣固關前定而月老紅絲之說不盡無稽



嚼舌而死

聖經賢傳所載謹言之文更僕不可數而言之謹與不謹仍視乎其一人一支毛錐子變亂黑白顛倒是非其尤甚者也有明知而故犯者有不知而冥之中已所傷實多者總之無非口過也揚州舊城某甲卧病不起易篋之前燈日謂妻曰吾生平口過太多罪合死汝宜慎之言已將舌咬下鮮血滿口嚼之有聲見者莫不寒心蒙自切與人交遇好為妄言者雖極異敏不願與交惡其不誠也中幸而後備者混濁而求所謂不妄言者益鮮使報應不以其相準究無解於言不由衷者之有



動地驚天
 地氣
 鬱結無所
 發洩東攻西突乃成
 震盪
 小則金銀
 器作聲響甚則屋
 宇搖
 動棟棟若
 將崩或數年而一過
 或數
 十年而不
 遇從未有如今年美
 國之



甚者據中
 報述西報言自八月
 初三
 日起連動
 十次未動之兩三日
 前覺
 天有
 異色欲雨
 不而欲風不風而是
 晚之
 九點半鐘
 忽聞隆隆聲若雷鳴
 俄而
 大聲四起
 若海嘯若凶朋居民
 哀號
 奔竄不自
 知其所以然被災地
 方為
 華盛頓紐
 約白地麻利濟們查
 立斯
 東等處而



查立斯東受禍
尤烈
最可異者
合城房屋一如提向
空中
而擲諸地
以一廢計之已壞一千
數百
椽而電桿
鐵路到處毀壞至不
能測
足又有五
處一齊火發有思奔
注施
故者而途
塞不能行致壞貨物
不計
其數實為
伊古以來未有之災也
該處
現辦賑務
旅滬美人有勸我場
賑公



所仗與若
千者嗚呼救災卹鄰
古今
道義惟一
念夫旅美之華人前
方遭
其驅荼旋
又遭其戕害我
欽使奉命
前往
則且遭關吏之留難
似此
數大端其
能無歎其心乎必欲
以德
報怨也當
熱息仲尼之言曰何以
報德



有利被盜



有利
銀行在本埠
三馬路

口浦灘初六日之

晚七點鐘有盜九人闖進劫掠

其情形備詳日報中不

必贅當場獲得二人一為魏花天一

為康德紀魏係徐州府

豐縣人年四十三歲係山東濮州人年

二十有五所供同黨有馬姓李

姓王姓并老三老張等自認販賣水果

為馬李所給此為圖印罪名

地步耳就其跟來索欠之言為實供而

至滬之後又據徐州人王姓之

船開往黃渡忽又跟去何為者無何而又

折回距黃渡十二里之紀王廟

由馬分給手鎗一桿甘心接于耳同抵申約

赴有利此時此際不想發財而何

為百味莫能辨矣夫洋場防範之嚴非

他處可比而前次劫銀舖今且

劫銀行也其不及洋場之防範者居民能

安枕耶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此風渺難觀耳



異樣親迎

各埠通商而後各國洋人各認
 段落分疆
 劃界定為其國租地此言地而也
 而地底則
 各有管業仍須向各業主售得
 定價每畝
 若干銀無論田土墳墓一入租界
 遽令一律
 遷讓即如滬城之北今之楊北
 崇塘而為
 華屋者皆昔之荒涼衰草而
 為山邱也有
 時開修街道久閉之骨殖重又
 出土良可
 悲歎而華人之挾有重金者往



往先以錢直
 購入轉售居奇廈門有大腹賈黃姓
 見漢水生意
 蒸日贏而購山園墓地數塊其
 中墳墓累
 一律遷葬并有女幸及并忽
 得瘋疾類花
 痴治之不效令柯人諷之男家
 準備迎娶過
 門之日用羽士數輩誦誦經
 咒於轎之前
 後左右以為護持復奉神
 像二尊隨之
 行以為鎮壓時自有親
 迎以來未有
 如此之創格者得罪
 於鬼而鎮
 之以神可以想見
 此老
 胸襟之騷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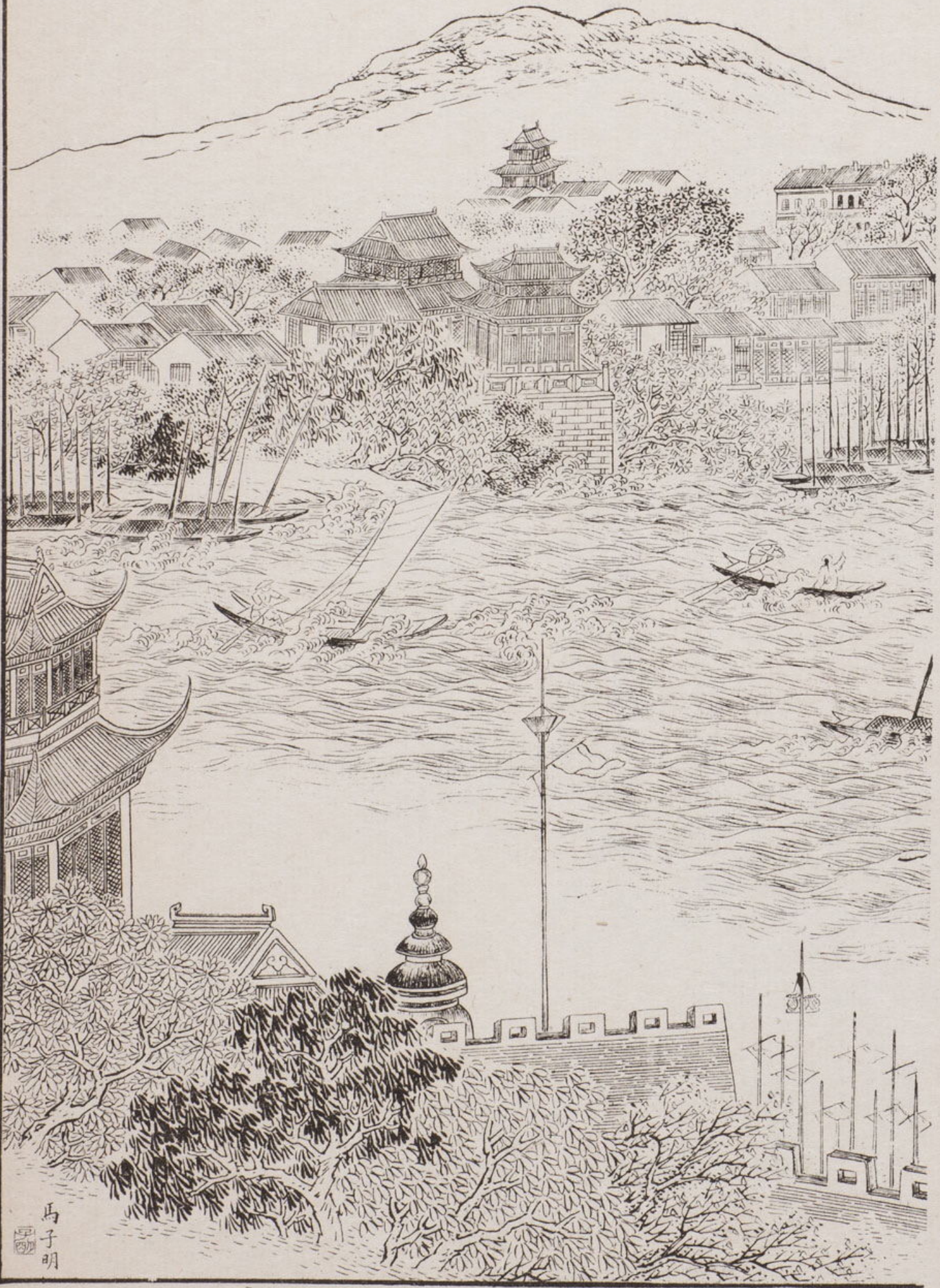


水 火 交 作

九月
十三四兩日北
風驟動
天氣
轉寒武漢江邊
所泊之
船隻
與竹木簾等走
錨斷纜
不一
而足人聲鼎沸
已不免
有叫



苦連天者而大王
廟河下一
帶碎
報失火熱去二十
餘家方告
救熄
乃大馬頭又報火起
祝融氏藉
封家
煥威所向披靡事
沒檢點計
吹拾
去一百數十椽子與
氏曰民非
水火
不生活子為下一轉
語曰
民非水火不
死云



室女還陽

起死人而月白骨
極言恩
施之重耳而既死
而果能
返魂者未之前聞
也乃金
陵聚寶門內拾
過桐棺
一具薄而支氣
聞其中
忽作吁歎聲
停而聽
之良是赴告喪主
命掘蓋
而喉間已咯有聲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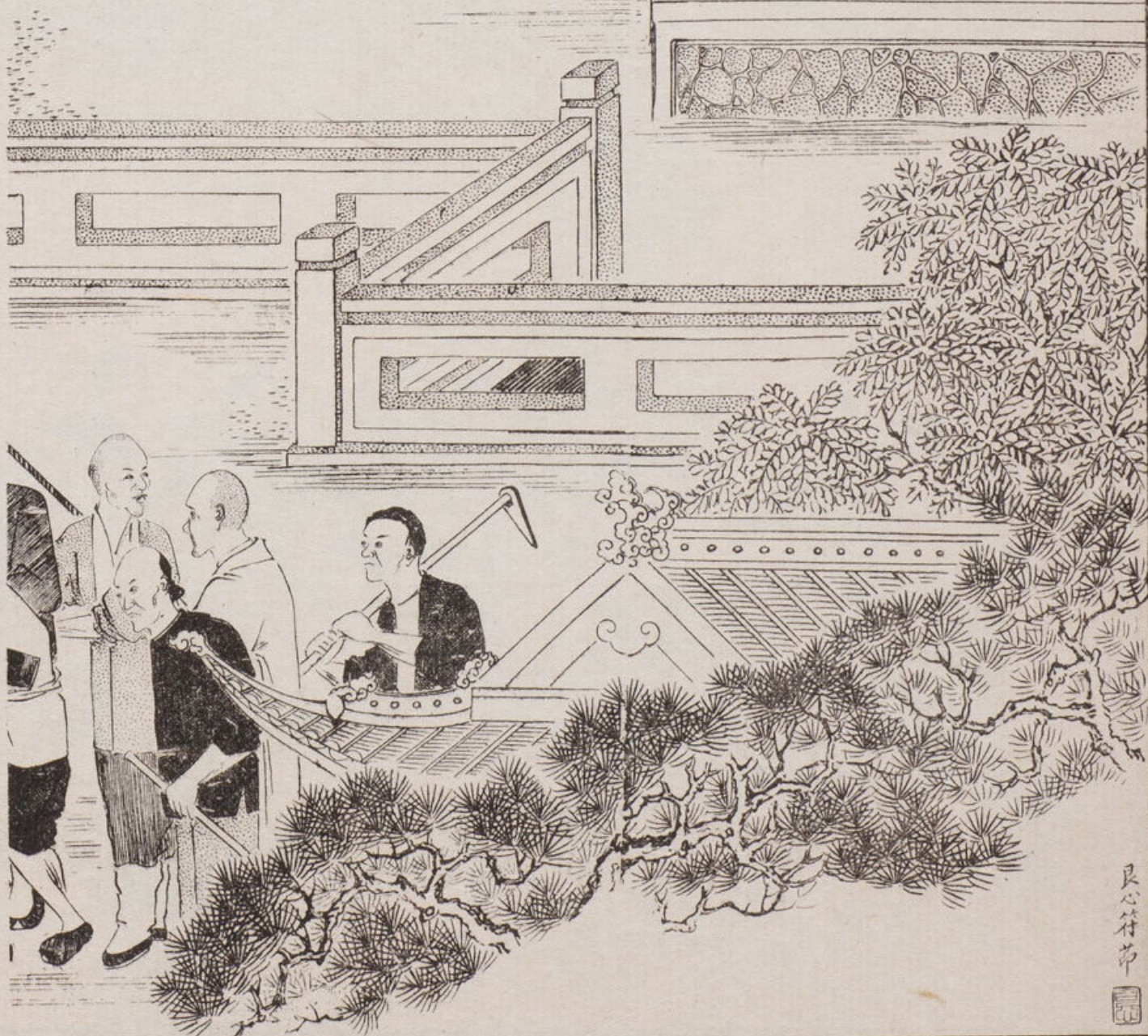


呻吟止不
能言耳因竟就近之尼庵
暫下榻以
為休養度所健諱者詢
原委則知
此女年止十七八不粒食者已
五半每餐
啖蔬菜一掬得米便出哇
就醫則不
審其為何證本年九月漸
不支死之
日溼汗滂重食為逆至
此復蘇其
陽數容有未盡乎時未
蘇之前之
所見所聞不聞向人歷
言其
故亦一大憾事



槐 老 神 馮

嘉興有楞嚴寺
寺有古槐一本在正殿西偏大
室之後大逾合抱
高欲凌霄望之亭若張傘然
百年前物也近來
住持僧欲拓基址以增房舍議去之而夜
夢偉丈夫一人揖僧
而言曰某忝居此土數閱星霜矣縱無振
興佛門功而蔭庇光
神光輝上利願自謂不惡今無辜將
欲加之斧鋸倘蒙見
愛則舍之不然則且不為大福從違唯所
命也言已徑去僧夢
醒不介意詎言與工鏹鏹並下一舉于
而樹根出胎如鮮血
大驚急命撤工致祭謝罪乃已蒙以
為神之有靈不足論
惟古物流傳逾百幸自宜加倍護惜况
佛教尤以慈悲
為本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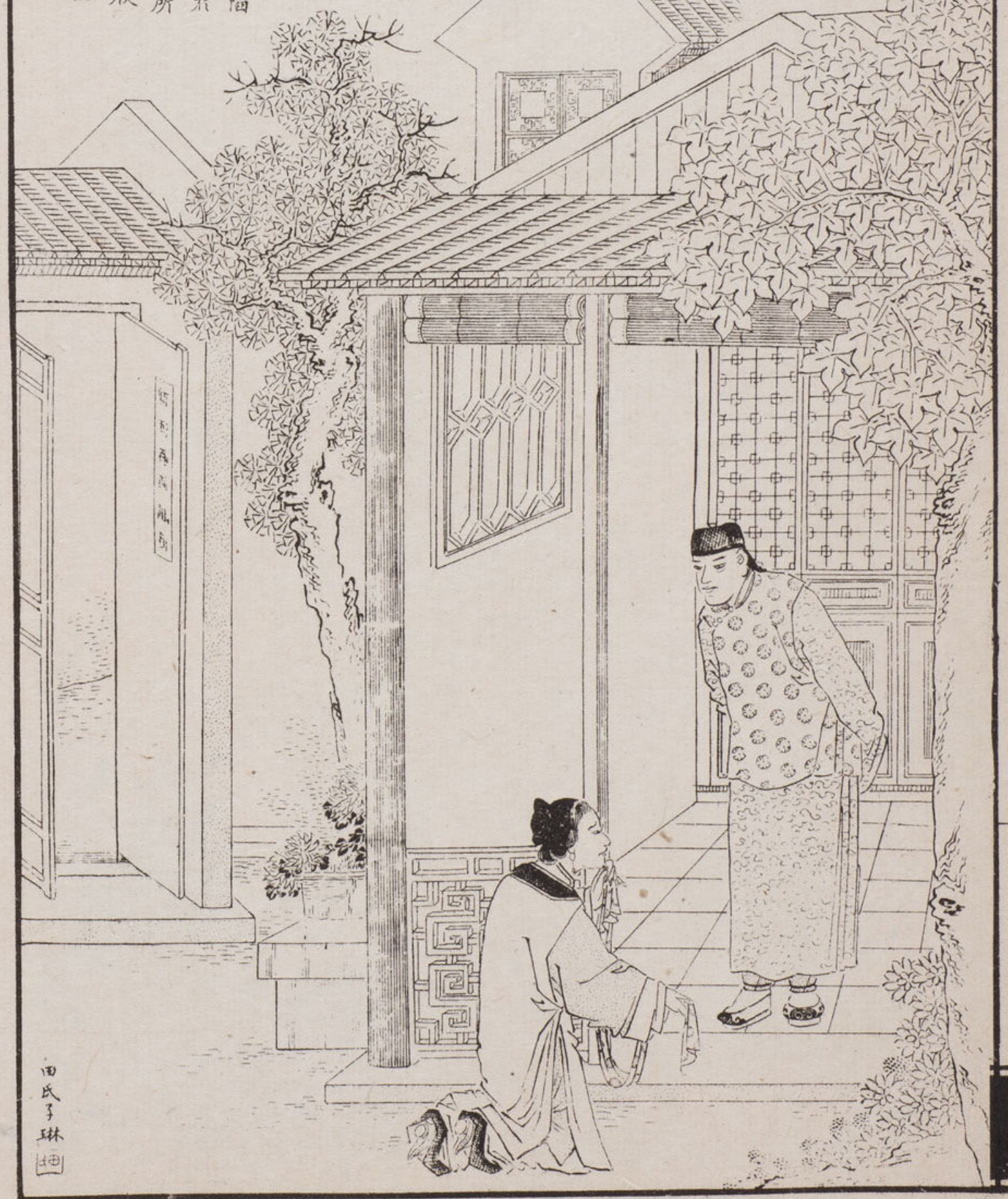


良心符節



誠能動物

荒歉之區良家年輕女子
被騙售出輾轉如風萍柳
絮而墮泥者不知其幾
許有鐵煤某甲任九江之岳
師門外一日購得江北某姓女
歸掃拭之秀其外與之言而
其中大喜曰是天授我以居
貨也妾之可得數百金故之
泰乃閉之簾簾紙閣中芳訊
一日自外歸見女泣暗詢以
而告之曰奴大家女過家三
賜意被誰汝得錢奴失身是以
荷見憐為擇匹耦則汝德不忘
之奴不惜死與君不利也中心
去若某獲者餅若秦關之數而
夫人謂人中泉鏡亦有暗止未
氣子曰此即所謂誠能動物



田氏子琳

狗能救人

通州輪船往來南北洋素稱安謐
船上養有一狗性極靈敏善泅水雖
遇大海風浪滔天亦懼也去年曾
有搭客攜一孩年僅五齡偶因失
足跌入波心人無知者狗適在旁見
之即躍入海中銜之而起循岸而上
將孩救於船面而向之狂吠聲異
而船主始知孩已落水為狗所救急
取薑湯灌之漸得蘇醒而孩體飽
無狗喘痕因感其德為購牛肉炭
元以資飽暖聞是狗救人已非一
次然則人而不獸心者不將此狗
之不若哉



周權

大開洋場

本埠英美租界各小車夫因英工部局議加月捐二百元聚眾歇業至前日竟得約數千人各持扁担橫排會於黃浦灘德會門首適見某姓塌車滿載而來該車夫等見而大怒圍住不放旋有騎馬印捕上前驅逐若輩遂遷怒於捕一殺



何元俊

說自奉廷為難該印捕急吹號叫中西各捕聞聲趕至春林並奉命逞威而若輩眾志咸成愈聚愈多拆毀某洋行鐵欄以為戰具僅德會各西人急打德律風告知各捕房各捕房皆鳴鐘告警各馬集屬港古園練及各馬隊炮隊等至捕房四面駕砲先將工部局保衛然後分投往散停泊浦江之各兵艦亦煙放齊心炮四響相率排隊登岸該車夫等見勢不佳各為獸散後經中西官設法調停暫免加捐已各安業如常矣



春郊鬥馬

蘇城去即稿其官家養有駿
馬其匹稍供驅策每當夕陽而下
玉鞭金勒顧盼稱雄致足樂也前
日命僑傭侶借往春郊作鬥馬
戲其法每人各騎一馬此往彼來不
相避讓有相遇而却步者即非男兒
好身手保負因此而判技當馳驅
際先鞭爭着捷足同登有其西商之
賽馬同而不同者唐人詩云春風得
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該官喬
豈得借此以解嘲耶抑其勝文公
好馳馬試劍所謂未嘗學問者耶
縱使疾馳最易肇禍近值官憲煌
示禁而借中竟置罔聞亦未免肆
無忌憚矣



伏 夫 屋 子

津沽沿海安撫駐紮軍營每值仲春
例由各軍統領派弁至津備造勇丁乘
服謂之作春衣者有自該處營伍中未
者言有某軍某營伏夫某甲入營取衣
人素和平月初其同棚人忽於夜間聞有
哌之聲不覺驚異東顧視惟見該
伏夫產一男血污滿身伏夫已死半死
當即據情稟報官帶官派人查覆屬實
遂澈底根究營制每棚除什長外正勇
十名伏夫長夫各一名童子一伏夫係
女扮男裝其同棚之長夫為夫婦雖在營
歲年而竟無所知若究語得實即提該哨
哨官哨長棚頭詰其失察之咎予以棍責
長夫夫婦二人立即革革並諭嗣後招募
時必須驗看明白不得再使女流朦混若
然則又符木蘭從軍之外添一佳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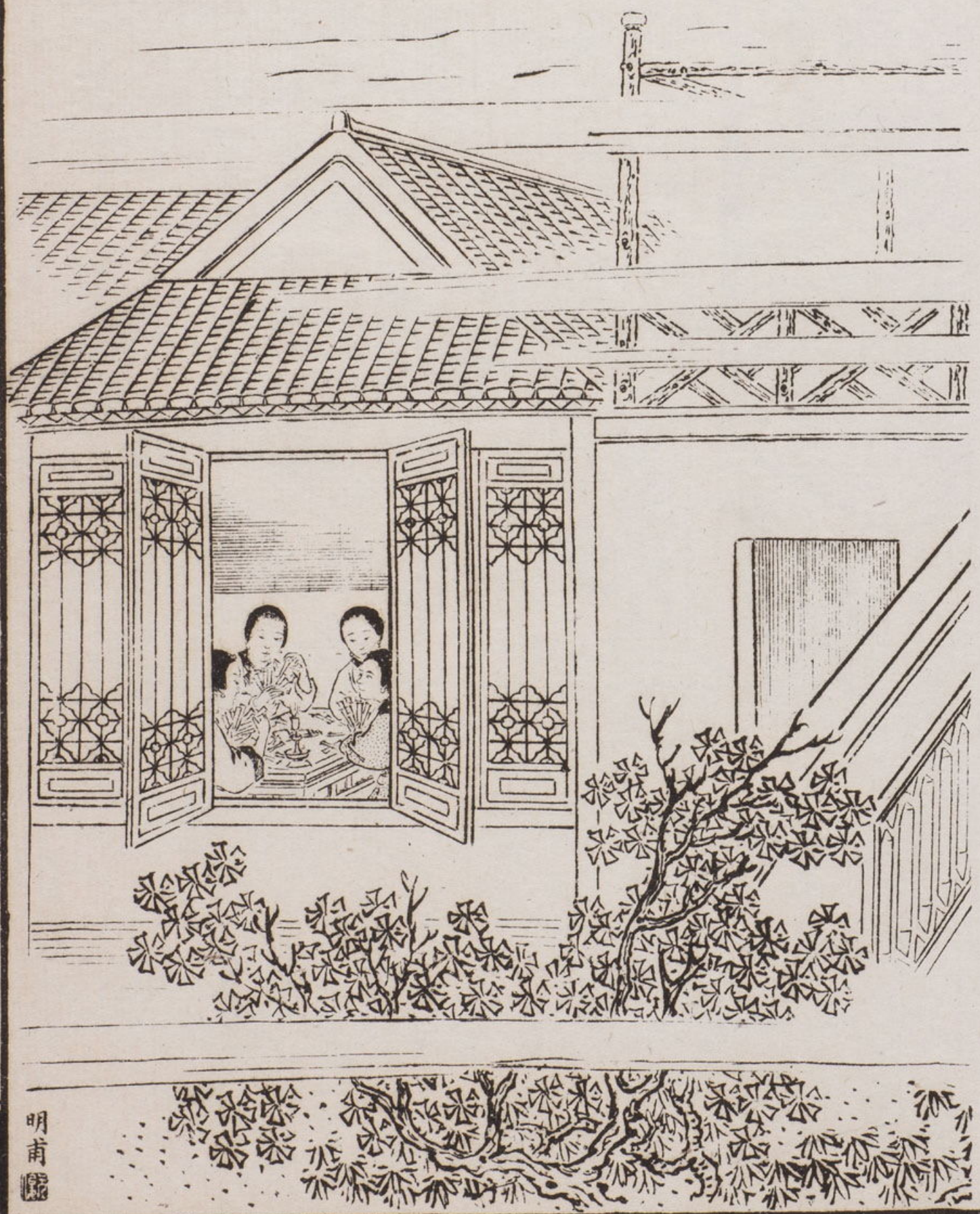


幼娃退賊

肇城西門外後街某氏婦徐娘年者已喪所天隨夫宦游頗有積蓄遺下一女年僅十齡小名阿英生而聰穎氏夜間無事恆往鄰家共鬥牙牌以破岑扉一夕魚更四躍猶未散場遺女在案看守門戶燈光以五月色信明曉候母歸不敢就寢瞥見窗外黑影



憧俄有一人探首欲入英知為探上君子忠武肯未一時智慧頓生撫枕私語曰阿爹英探刀兒心怕甚賊聞其言不敢遽入英又揚聲曰爹莫息忙賊猶在外候其入時方可下手也賊在牆外備聆其語即由瓦面飛弄而去適時氏由鄰家歸英白諸母大為驚駭翌晨出語於人聞者莫不嘉其女之英慧焉



女立大學

蘇報云日本向無女子大學校今有成瀨
 仁藏者謂日本風氣大開男女同權不立
 女子大學校何足以資造就使不漸進士
 獨抱向隅教化之端重男輕女實有同權
 之義於是糾約同志者得游女三百餘人
 全創女子大學校於大坂府治其中倡首
 者為伊藤侯爵岩崎男爵大山侯爵大隈
 伯爵松方伯爵近衛公爵各爵夫人暨位
 友吉左衛門磯野小石衛門廣瀬平諸氏
 細君共得十七名其他紳士贊襄其間者
 為松方西衛士隈板垣蜂須賀德大寺北
 島橋本浪澤三井岩崎大倉藤田下田
 鳩山三宅各華族繼之以新聞館主議
 院議士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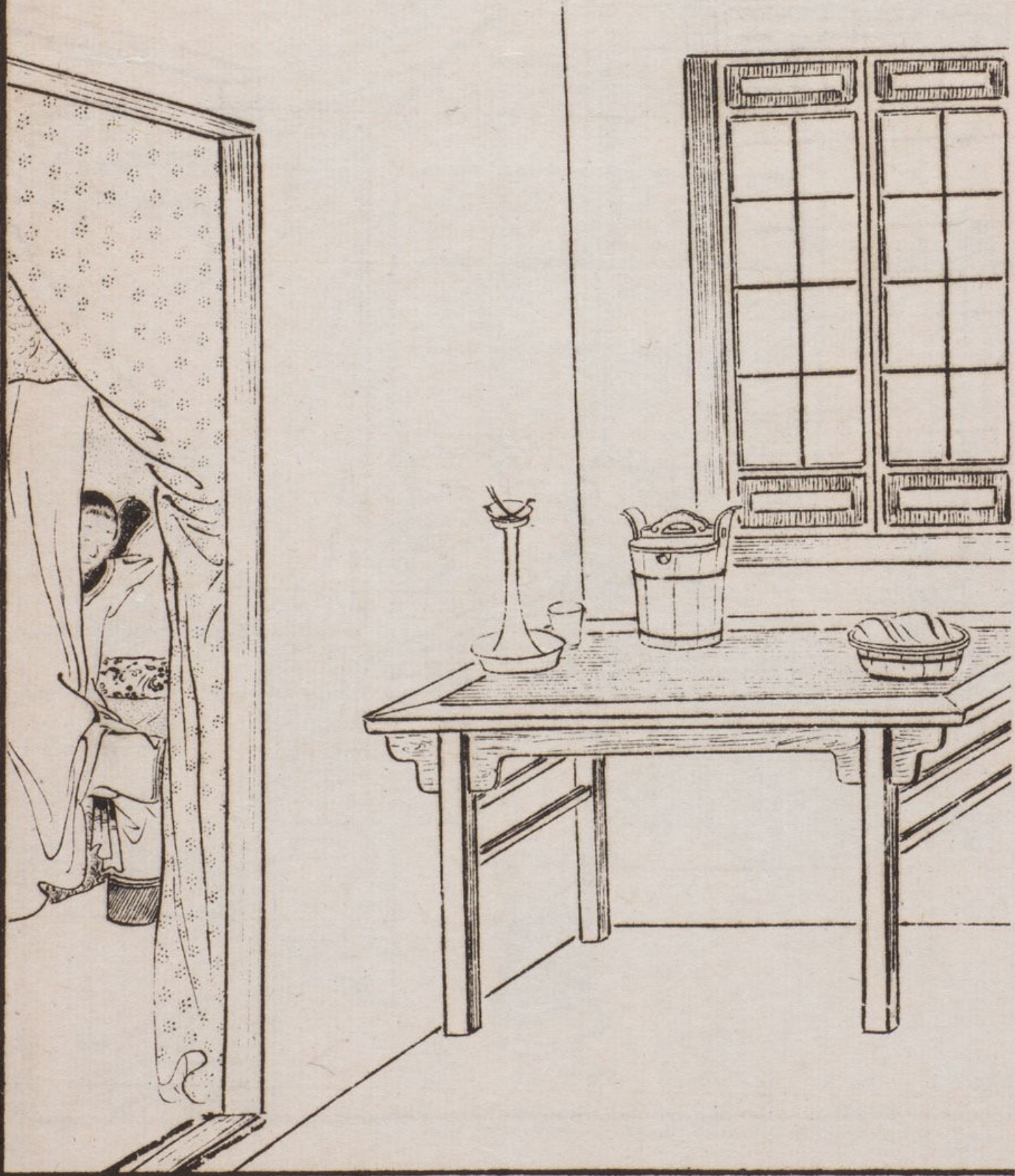
戲 有 外 戲

鎮海小港村張某其兄已於前年物故見嫂某氏青年寡居多方挑逗遂有陳平行鶴巢鳩佔習慣自然居燕一對好鴛鴦也前日邑廟雁詠班班優伶演劇張某親觀與高米烈班中有某武伶等樂年華櫻桃風韻某氏見之驚為天人不觉傾心久之該伶在臺上亦以眉目傳情一點靈犀早已脈脈相印矣及該伶演畢婦先託故而返倚門相待須臾下臺該伶發火



焚不及更衣竟以彩服粉面尋蹤而至巫山會合彼此魂消羞於真戲之外又串一齣秘戲矣迨至雲收雨散淪茗清談張忽施一從外未見該伶丰姿楚一誤為其嫂意興欲狂突前樓抱伶大驚失色屈膝求饒始知其誤旋經該伶再三哀求始以番佛二尊息事亦可謂便宜之極矣

精



和 尚 捉 姦

英界六馬路鳳臨里一弄茅
五家某姓徐娘半老事頗
猶存好典伴門弟子倍歡喜
家裏由精通拳棒一僧人某
甲每月貼洋若干日在迷香洞
裏真箇消魂妓亦初無言嗣
因甲僧者積厨中不敵揮霍妓
得寵望爾又與游方僧某乙啟
無遮大會此徒彼來送未觀面妓
固不知左右做人難也前晚甲僧
正在該妓房中與活苦漢現身說
法因證因果適乙僧亦施一而
驚觀情形不覺無明火著大呼捉
姦急持金剛法杵向法聽頭亂打
甲僧素習少林術至此不及披衣



徒手與開拳未脚去執若仇誓
嗣以乙非中敵被擗倒地互欲扭
至捕房控訴後有流氓輩人出場
解勸二僧恐干未便合掌稱是
情一而散

語
六



猴知報德

星加坡有進夫某甲風有煙霞癖結
盧茂林曲草之中常有猴猴往來
踪跡不之異也一日有小猴一頭直登
其榻撫之甚馴甲愛之戲以煙噴猴
面久且導猴以食因成癖焉未幾甲
思歸故里慮猴煙癮未除勸令戒煙
猴似會其意者迨甲收拾行囊猴口
啣粘藤葉寸許未贈行遂置藤於醫
以是者三及船行四五日舟中忽乏淡
水偶見甲篋中一藤遂去重價購
之汲取鹹水以藤浸之水即化淡始
知為淡水藤獲貴而歸家類此富

